



賓退錄卷第六

大



梁



趙



與皆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議友謙

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

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為難

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

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

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

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

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為馬新

蒲掉作鞭鶯鷓金鏃繫獨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

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習
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搯酒帶丹
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插時乞繡針穿寶篋
挈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襪展
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聖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
驚滴沾羅浹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姪憎藥巧遷
延弄帳鸞綃映藏含鳳綺纏指敲迎使鼓著撥賽
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
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採
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楮拙
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

磴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綃書幽截碧牋遠鋪張
鷓鴣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詞處處傳匿恣
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
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
旁枝拈粉蝶限樹捉鳴蟬平島誇躋上層崖逞捷
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
上天蟻窠尋逕斲蜂穴遠堦填樵唱迴深嶺牛歌
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
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榆上後池船項託稱師日
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戒爾戒狂顛老兒詩曰
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倭抱孫

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
搯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
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續眼
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乘騎困蹕鞭頭搖如轉旋
昏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
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
懶繫濯手袖慵揔搗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
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
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
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
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

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
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僧
來忽問禪養茶懸一壁曝艾曬簷椽怒僕空瞠眼
嗔童漫握拳心驚嫌蹴踖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
狁堆脰似飽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卽頭旋女嫁求
紅燭男婚乞絲牋已聞頒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
身非與去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
久棄登山屐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
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
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
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屨積覿

齒食頻填每憶居卽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
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皆危索減輒好生焚鳥
網惡殺拆漁船旣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
弱冠悔不賸狂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
昨日今年踰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
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
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字可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
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
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
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

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
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
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
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人
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
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妾羅拜
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
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嘉甚忽更衣東
走圍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
召網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圓不稱僕曰惟假
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痺者增之曰

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備風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竒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怵怵焉惟恐匱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閤者奔告曰阿即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瑟琴塵捷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

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憇南蘭陵爲寓言靳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明日日旣之跌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頽壁已頽曰嘻其道矣

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
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
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
曰是始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
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
寄以見勞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而
今勞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
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
視亦始非復故我也其與吾五百果有間否哉
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此遺之二丈朱尤屬意
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

而區區馳逐未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
也余亦擢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爲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直孺小簡云如璧再啓
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追之不置
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已力所能勝已
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
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
者自非狂失則酒雖多不至於犯禮少汲天資近
道如楞嚴圓覺維塵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
凡案間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
此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此

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
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
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
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
而不好皆莫能致也

宋興二百年宋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
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
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
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
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

與夫山嶢豕刻方言地志怪竒可喜之詞羣嘲聚
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
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覲
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
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
年獲睹竒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覲學迄才下爲
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
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
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
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閑肆瑰瑋
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

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
曰豈非子固以謂公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
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
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詩諸皆卓然有
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覲所以不喻其言
也荆公竹詩人言有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
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
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
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
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仲卿雪詩此少作
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

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
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
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
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
造平淡如佛說密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
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
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
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
居作作江西宗派旣云宗派或有次第陳無已本
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辨香敬
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

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坐中居
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泐貶之於祖可如壁
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
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
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親在江西
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噤然此僧中奴固不以
笞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輪崖蜜十分甜惠洪
以崖蜜爲櫻桃又有浴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
城土酥靜如練爲蘆服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
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黄法當用薑與蜜而用
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
菴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
覲每觀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
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是無咎廖明
畧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
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
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
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窓紅迥矣聊發千里一笑
覲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
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續別具記仲
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

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
組嘗賦紅窓迥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掩其文名
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
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哉元寵題梁仲叙所
藏陳坦書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鷄亦附火
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
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
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術博欲
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
知爲知書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
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揚諸篇及蘇黃門四字

詩無一載選中者而反錄都都平丈我之句答書
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爲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馬
周爲素雪宮仙官李長記吉白玉樓其說黃唐不
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班可攷大
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
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仙之
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
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
主者芙蓉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
三十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巨龜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爲誰曰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之宮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

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當夢往靈之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奠若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有錢卜曰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君子隨行糾正群仙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

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統殿樓等語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景師夢人告子非久在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紀銘其墓畧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徃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曰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

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攬再三睥顏甚喜論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州夢官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為誰從者曰陳顯完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紹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坐神仙弟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遊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時起雲霄間有軒榜

日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止一席曰留以待汝
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白雲中冉冉升
舉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典五年進士第
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貞
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
年宴坐我方衣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
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畧云紹興
戊寅除夜中體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一山館與
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灑客指曰此
某人居也蓋徃方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
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

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履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
引入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
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
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章草細字
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水一杯
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某人授種蒔
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
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洶湧衆不敢登舟予
獨亂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
作三間酒器用鐵鐺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
大閣它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鐺杯無日不留客客

必劇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
字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間及道理則
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真人之流獨與予慄
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
酒味非人間麴蘖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
目想心思縱肇爲記次日己卯歲旦子孫環侍朱
出此記示之旦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爲住計後八
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
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歛舉體柔軟氣貌
如生韓公事見劉芥青瑣高議呂公事見芥翰府
名談芥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

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亦記其事若
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
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
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
堅乙志又載方朝散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
不著於世故不錄真誥冊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
發爲北斗君召奭爲南明公賈誼爲西門都禁郎
溫太真爲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爲北君太傅孔文
舉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秦始皇爲北
帝上相周公旦爲北帝師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
墨翟爲太極仙卿莊周爲太玄博士孔子爲元宮

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
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
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
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
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
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
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
否東坡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
南夷朝夜即畧葺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

意明允以為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
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
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西北守將從陛
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
諸將聞兒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
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
之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
異城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今
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
接好則金玉重幣可汗頡利當其言時一歸自將
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

耶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
所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
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
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
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
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
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
課此明正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
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
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

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
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
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
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徃真觀初率土
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之陞
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
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
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早有能援
以言上 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
僕一令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臣不當居

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革新唐書音訓則謂
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高承事物紀原又謂
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
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
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
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遇乎後果
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亦嘗賦一絕云數日秋
風其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疎放得遙山出又
被雲遮一半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
尚書少時登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

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
前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賓退錄卷第七

大梁趙與告

漢文帝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帝章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爲儀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外貲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揔命一使亦

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之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 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悞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貞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

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官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中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

人鍾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
有粧鏡曉髮脂水之句凡此成泰之尚書大畜壅錄
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雩何龍之語不免與高
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
說謂古本作末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
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
為鄆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
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
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
衛將軍上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

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灃好使
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
食之又 本朝王繼勳 孝明皇后母弟 太祖
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
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
殺而食之以櫬積貯其骨弃之野外女櫓及鬻棺
者出入其門不絕 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
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絜則在
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說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
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索髮然世號連

綿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呂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瘴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瘴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飲不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謂之殺烝若禘祭宗廟

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殺核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全饌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爲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畏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

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能君碑立於建安二十
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
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
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
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
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
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
帝大興元年聽立顧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
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
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
權碑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

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
惠諸公議論不到此河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洪
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
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
或可為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第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沖則不然
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
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

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
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
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
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
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迥步迴三洞清心禮
七員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話
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
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
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
此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
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

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
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
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
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
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
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
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
庵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
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
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

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
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
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
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
國寶時王廡聚衆應之以其女為真烈將軍且盡
以女人為官屬顧深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紘帥廣傳其荅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蒙恩
分閫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
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蘆
不採其一云茲分師閫特辱長牋固知能作於文

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
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
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
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郊
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
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稱東都事畧則曰安石
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
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中厚崇浮薄惡

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
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旣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
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
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
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荊州祠堂記議論尤精確
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
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
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
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

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
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
益行子房之私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
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
皇皇沮溺按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
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
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
裕陵之德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
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
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
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

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峻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指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短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之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

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

昭陵之日使

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踈往往切當然覈其細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 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德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

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不有素訾公
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
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
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
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
寒如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
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至也不斷
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
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
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
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

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
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
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狷得志曾不爲悟公
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
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
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 裕陵出諫院疏與公
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
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
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脩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
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末末不可得而志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爲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文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故其意成其事新法

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柳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籍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之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旣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聖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至乎

反覆其手以尊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
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
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
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
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
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
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
廬丘瘞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
逮今餘四十年燼圯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
繇繇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
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

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
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
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旣又屬
記於於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
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
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
不受之必其理末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
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
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
均露電朱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迹不向

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為僧劉仁
瞻侍中裔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
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
落新淦者居於村疇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
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
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棄
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
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
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阜隸則華門圭竇
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漆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

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
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
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首皆因跪
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
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
曰坐進此道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歎文帝之
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
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
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也
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
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

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躐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安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安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知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鬻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擗開元禮不為塑

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為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鄞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籩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血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礪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

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跌也去年又屬蜀漕
楊王休子美今美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
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
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象之時不
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
象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
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此朱文公曰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
因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
未盡見此識故說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
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臣征不享
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
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旣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
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
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糶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
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
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糶者
居多如雝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
十山糶用糶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

糈用糝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
用糝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
稷米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
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
用糝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
用糝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糝自
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糝自首山
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
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禾自篇遇之
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糝郭注云糈祀
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

于無宰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
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糝二者無糈自或傳
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棗之
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糈管涔
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日輝諸之山至于蔓
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鈴山至于萊山
凡十七山則曰鈴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
之山凡九山則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
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
原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
多其畫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尚矣離

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
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
石巫之用糈籍所救鈞也許叔重注云糈米所以
享神見於載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第七

賓退錄卷第八

大梁趙與峕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
意不相復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
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乙志謂前
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
爲有据衣丙志謂始萃此書頗以鳩異崇怪本無
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
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
或聽焉不審旣刪削是正而可爲第三書者又已
燬積懲前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

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爲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爲可笑從而爲之辨戊志謂在閩泮時葉晦叔頗搜索竒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工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錄亦取列

子之說喜其與已合庚志謂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泮編帙於是輯爲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年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爲助如此然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况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做段成式諾臯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

癸編稚子櫬復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之諾臯支動支植尤崛以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甲支十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

堅第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謂釋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據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聾牙畔免蓋自知之愛竒之過一至於讀者此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覺賓早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已謂神竒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洎漲之海以至島鬼淵祗蛇祆牛魁之類何翅累千萬百所遇非

實通錄
三
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之
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
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
雜紀之類四五書皆遇附著異事不顯虞初九百
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剝剝矣為助不幾乎三
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
掇錄怪竒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福
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味步趨
為之局束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止
者懼不知所出於是迫然而笑豈吾緣法在是如
駮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

異時惛不能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
彙羣書七畧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
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裨官
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
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棄也
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
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謂懷子偃孫
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鼎臣稽神錄張文定
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蒞
園則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苟幕府燕間錄七書
多歷年三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

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
得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疆記客詰其肆
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
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裔耶賢愚固
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
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于三景所粹州里
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它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
志斯過矣半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
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繙具多旁行書與三生結
願否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鳩顧斯亦可耳至於著
書蓋出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哂猛

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
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辨不復聽矣三志戊謂子不
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
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然書春秋於易於詩於
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
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
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
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辨
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嘗
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為
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明錄中賈弼事三

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
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
夷堅為臯陶別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
惟支壬三者丁兩序意畧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
亦不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
不著髮鑿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
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
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
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

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
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然聲畫寢宮娥夢裏驚元
是五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
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
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
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池畫作
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
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梳頭懶遂君王苑
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
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兩來行步滑兩
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

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
唱盡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著危
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
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
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
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袂衣騎馬
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
箇能噉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

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
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
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黃
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
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
故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
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
公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姓以從先
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拂百姓則非先王

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千百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虚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心亂於胷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爲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寸爲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

帛尺也潘後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爲八寸四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歷家以冬至爲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劄子曰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年

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
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
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
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金之故然
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
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
戛言其母戛羹金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
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
若武帝封霍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
霍光博陸侯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鑄胡鑄

羌向義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
民侯國在沛郡鄆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
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
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侯趙破奴封
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
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
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常
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杭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
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
如韓文公之於潮翹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

遠亦有管井鵝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 朝家或錫廟額或放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言哉 邑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

有城隍廟又有羅成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所及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闈王紹興初賜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筠州則利貺廟靈佑順應顯正王袁州則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正廟廣惠侯

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邵武軍則顯
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
州則明惠廟善祐侯成州則靈應廟英祐侯有廟
額而未爵命者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
安府威澤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燈州顯
應珍州仁既靜江嘉祐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 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
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萬勝鎮
安王城隍二字亦正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神初
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靈感王台
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

永寧天台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
相承稱謂如温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
塘縣安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
州新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興
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縣安
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
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
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
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
安慶府及潭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
稱輔德王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

王或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
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
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謂紀信
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淮嬰福州江
陰以為周苛賁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范增襄
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
玉實龐堅四世祖事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
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垣吳
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項
唐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
縣鎮溧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晉邑

宰盧姓者紹興之嵎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
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闕如也
承播溱三州及尊義軍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
承曰靜惠播曰昭祐溱曰寧德尊義曰懷寧承州
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
珍州溱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
誌載吳春卿為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
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
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
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為臨安土地故塑像為十餘歲
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稱已轉而為城

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巨彛也與所傳不同然彛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傳爲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

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謂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鬪鴨欄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郡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陽列橋觀鬪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

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鵝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是鵝亦能鬪也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責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曰朔帝忍而懷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

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乳乳哺時息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鄰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為殺一以為

徒一爲以東方朔一以爲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褚所書它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陵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稱爲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使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

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師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徒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驪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驪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

時年八十餘紫髯鬢然長數尺面變奕有光行不
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寄
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
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
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何足言或作出世
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
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
熊豹恣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
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
歛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
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

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萬疊求訪

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
侯臣賀以大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太中大夫
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
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温舒爲右
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
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
都尉行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爲之之謂
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斬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

賓退錄卷第八
年以太常行太行令劉德以宗政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着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昔因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兒酷似梁固按國史適乃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賓退錄卷第八

賓退錄卷第九

大梁趙與峕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暈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冠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潁會吾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昔寇君一年是時洵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蒲者書啓多用借寇

事似不類也

夷堅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下江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磚瓦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徵稅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張芸叟所著浮休閱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塲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爲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

仲友

謂觀此語知郭后之

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揚揚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畢不以此書之后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

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

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旣侯後進爵爲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爲宋襄公之媼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濟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

伯它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徽廟朝錫命耳

馬援平交趾賊封新息侯繫牛醢酒勞饗軍士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史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赦邾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暫而止若稜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盛時所無有蓋自閔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為約降燕馮諼焚孟賞君債券助見如簡牘至漢為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

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時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筮字當作批與批把之批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批休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批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批字類篇批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同櫛梳比之總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踈一或作比余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飭也比音頻寐反則知批字亦通作比為筮字無所經據博雅篇

筮謂之筮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類脂二切與此
不同雖集韻批亦作筮類篇筮又毗至切櫛屬然
切書脫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又知三代之前
朱有批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
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網上不道震上疏
救之帝不省騰意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
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
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
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
政皆爲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

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畢誤以爲
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
得其孳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
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
佞幸傳張彭祖爲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
嬖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後漢趙惠王
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削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
竇融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
女李婕爲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婢
李羽生爲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

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邵輩謀誅官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輩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淑事亦曰取小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晉宋槌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為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禔死其妻少寡儀同王粲納之以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昔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醢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

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
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袵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
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兩晉亂
亡成茂草二君屈辱落陳編公問延何人也廣始
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讖靖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
晉以為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
然二晉所無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
聞之友人曾切輿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
吟有云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
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盛

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其
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且死矣汝輩
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
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翊劉寵稱种
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
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韻次韻
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
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錢廣州刺史元景隆
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羨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觀國
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羨者彼自不羨此自
羨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比而而之審如
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
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
使為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為
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誤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人亦
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偉孔長彥兄弟劉駒餘丘
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

人而已考之范暈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
況見蘇竟傳鄭玄師事京兆弟五元先又從東郡
張恭祖玄之子名益恩亘榮族人亘元卿陳忠薦
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李明見杜根傳後陳敬
王曾孫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闓陽殺陳
相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篤太守李文德素善
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
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
傳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丘
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
字文考方術傳謝吏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

也他尚有之猶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爲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疆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明審號爲稱識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爲魯諱然太

貞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倓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爲恭順皇后宜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宜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娉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塋雖然不始於唐也三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汝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

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然竟媿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理閑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

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
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賜樂書云阮咸
五弦本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
時削明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
命工以木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
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 太
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
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禁中女樂
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大須坐
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南安時大瘦令之婦
乃出宮人能為此郭蓋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

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
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
知賜因唐之太宗而誤為 本朝邾抑則有考按
邾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揚
柳弄春陰管弦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
幕偷回雙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
襪為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光香奩集亦有詠手
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針背人細
撚垂脂鬢向鏡輕勻襯眼霞帳望昔逢褰繡慢依
稀曾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麝蕪又一

杖其體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嬴爲夷門監者按文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
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爲夷門非
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
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創上加欄楯
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
文化成天下旣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修三
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
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

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
用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
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
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
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
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
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
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
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
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
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
通云冬至萌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
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
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
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揖
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
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

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
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
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
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
長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
者景之長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
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
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常蘇州少時以三衛即事元宗豪縱不羈
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

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
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
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
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
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
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
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
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
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
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別是一人或集之
誤茗溪渙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

五侍皇闈曉拂爐煙如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
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
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
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
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劉禹錫所舉別是

寬扶作渙隱故云

劉禹錫所舉別是

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常蘇州集中有逢
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
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檇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
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
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
書事已晚把筆舉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補又以見時正矣與嘗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詰始彙括應物集及它書為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為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

崔錫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相而

其兄夔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夔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為唐司門郎中

令儀生鑿鑿生應物林寶少遊大學見贈舊當

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見錄

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詩按通典左

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

為貴曹起頗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

乃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經武逢楊開府及

復返灃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詩灃客遊江

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觀櫓梁故亭等詩

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別寄弟西諷

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

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為屈見班詩棄

官養疾同德精舍觀同德起為鄆令大曆十四年

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擇勝隱

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諸生詩示建中二

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福祠詩善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

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觀全椒道士及

四年十月德宗華奉天應物自郡遣使問道奔問

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親詩終更

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岳端武詩寄俄擢江州刺

史樓詩登郡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

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黠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

其婢發甚息見即齋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

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例能詩西掖今

左司替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大和以太僕少

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

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大和六年為蘇州

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即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常應物歷掌劇務皆省美名執心不回臨

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弟之省無能輒敢公舉

司權莞之利誠籍時才流豈弟風實為邦本謹

按太和年去應物刺其遺愛尚存又朝四十年始

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李錄事詩

五至大和計年九十餘然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

後集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

之也予嘗歎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

息於斯焉應物姓高潔觀李肇善為詩氣質閑

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

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

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

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疑應物體

格得數解為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贊以見始

被頗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益自天分學力有恨

子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

然心服焉見田話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

地而坐見李肇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

世亦莫能知之也誦白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

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

者應物當問元天寶宿衛仗內為郎刺史於建中

以迄貞元而太宗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

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

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豈亡之

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

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

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

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因考以次平生行義

官伐皆有憑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踈

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
問今其詩徃徃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
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
偶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少
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
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側
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
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
裝春風一曲杜常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
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
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
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為得其
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九

賓退錄卷第十

大梁趙

與峇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
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亮
始發之杜預謂為伯夷之屬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言莫不有惡焉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
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明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倚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我皆斤癈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沾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我爲謀此翰林莫公所以役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於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爲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

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侯忠靖羅彥濟

汝楫

也

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万侯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爲謀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張必不然余獨嘉李文簡誌趙待誌開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有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

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綽在西魏
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税之法頗重既而歎
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
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及相隋文帝
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
曾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燾深所歎息詳紀之
以候來世又南軒作宇文閔州邦獻謂初君誌以
二父世科為念刻若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推稱
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
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歎杖嘗以謂自先王教胃
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

祿利不樂觀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
又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為榮噫昔
之人所望於胄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泣
官廉平溫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願區區猶
以是為歎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垂言世不
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赦至建康
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為江東副漕以言責之呂
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與諸家記事之書
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歷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
疑於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
有漸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而後之乘筆者亦

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為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棊布要路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為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生張邦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巖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十十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

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黥配之五嶺南繇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為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有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方且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

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魯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馬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挑者古今所無

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矣彼謂顧成之
廟稱爲太廟者臣下假設之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
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
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
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
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
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
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爲
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

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欽
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
萬言以此爲遷國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
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
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問異辭所傳聞異辭正
謂是也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
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
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
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
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

記五十八字中有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
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
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
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
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沅環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
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
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
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

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
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爲妙且如重露
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各只是
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亦
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兩件事又如
鼉吼風犇浪魚跳日映山有鼉也風浪也乎即是
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踈松夾水奏
笙簧即是一句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郎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
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爲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

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
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
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一句說數百里內事是
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
吳楚東南圻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
即是一句說滿天下無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
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
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
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絲黃雀尚多脂鶴閑雲

作斃駝卧草埋峯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
竹夢斷月窺樓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御月半床
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
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
峯多巧璋日江漢欲浮天翠浪舞翻紅襪極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
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
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獵戶分熊白
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
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
榭葉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

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箒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窓枕簟閑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此杜詩無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栴櫨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
至矣禽爲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
吟其一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有時青
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
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來獨往還獨坐堯夫非是
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
十篇可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辭宜從戮
三族全夷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雜霸蕭何王佐始
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王爵似專愚造成四
百年炎漢終得安寧反受誅生身旣得逢眞主立

事何須作假王誰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
皇一時韓信爲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
名教罪罪猶不謂逮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
感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
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眞五湖衣舊煙
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
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用蕭難漢
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
傑敢教根固又生秦韓信特功前慮寡漢皇負德
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
暴榮須暴辱旣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

世世長爲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藥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
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必於此庶真贗了
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
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
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
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
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
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人行幸
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

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
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
滿堤紅艷立春風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
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
進內園花紅藥輕輕嫩淺霞踐到玉堦猶帶露一
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墻苑中池水白茫
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
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城宮六絃唱未知名
盡將鬢篸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斲
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綵波寬似海水心樓

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
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
念新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遠曲池能向
彩牋書大字忽防禦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揔新除
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
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
嬪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
樂攜來候燕遊旋灸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
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
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

勲臣試打球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揔纖腰初學乘
騎怯嬌上得馬來終似走幾回拋鞚把鞍橋自教
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
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
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
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
船相鬪溫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
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

走過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
建炎三年始詔除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盛德金
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但載土貢
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域志為詳嘗最一歲
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登一十兩利五兩麩金五
十五兩金饒各一十兩嘉六兩眉雅銀四百五兩
桂陽桂各五兩鄂邕各三兩邵賀封端新康
南恩梅容照梧藤龔潯貴柳宜橫白廉瓊昌化各
一十兩安賓化高鬱鋼鐵一十斤利錦三匹都白穀
一十匹襄隔織一十八匹泰八匹純七十五匹
汝一十匹威勝各一十匹花絕一十匹初綜絲絕二
安肅陝

十匹

濰

綾一百四十五匹

杭三

濰隨閏明秀江凌禮

各一十匹

五匹

花綾一十匹

充

白綾一十匹梓綜絲

綾

一十匹

蓬

雙

絲

綾

一十匹

徐

方文

綾

三十四匹

開

仙紋

綾

五十四匹

精

二

十匹

樗

蒲

綾

二十匹

遂

蓮

綾

一十匹

閩

越

綾

二十匹

越

羅

七十匹

真定

三

十四匹

潤

彭各一

十匹

花

羅

六匹

成都

春

羅

四匹

蜀

單

絲

羅

一十匹

蜀

紗

四十匹

相廬

常

太平

方

紋

紗

三十匹

開

茜

緋

花

紗

一十匹

越

輕

容

紗

五匹

越

紬

一百

四

十

五

匹

洛二

十匹

陳汝

各一

十五匹

大各

五匹

徐

穎

博

花

紬

一

十匹

大

縣

紬

五十四匹

簡

二

十

匹

巴

蓬

忠

各

五

匹

絹

六

百

七十匹

隨

滑瀛

各三

十匹

陳

一

十

五

匹

密

齊

淮

陽

徐

曹

鄆

濮

唐穎昌鄭滄棣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那趙保順安
渭平定尚嶺寧化保德宿海泗濂廬濠無為臨江
建昌洛昌雲安南平韶循南惟各一班白絹三匹
誠布一十五匹梅鼎五匹匹絲布二十四匹
紵布一百七十五匹江信陽楚和吉筠興國南安柳
各一十匹白紵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慶各二十
房五匹道連各匹高紵布一十匹成細紵二十匹
宣欽袁開五匹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潭各三
斑布一十匹榮葛布二百三十五匹蘇蘇各二十
順隨壽光吉永全普戎瀘富
潮泉興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匹
潮五紅花蕉布三十四匹福練七十四匹
毛毼一十五段熙保安五段紫茸毛毼一十段涇
一千一百兩齊穎莫衛趙婺慶衢梁
一十領豐白氈三十領鎮戎二十領紫茸氈四領慶

一十領豐白氈三十領鎮戎二十領紫茸氈四領慶
鞞氈一十領兆鞞皮二十張同獐鹿皮三百一十
張通海三百張鮫魚皮二十六張滄漳各一十張龜
殼二十枚廣水馬二十枚廣鼈皮一十張廣翡翠
毛二十枚欽席一百七十領各常三十領瀘泰隸蘇
坊鳳翔汾各一十領蘆席二十領棚昌封一十領莞席一百領
揚篔簹四十一領永靜斬睦饒各藤篔簹二十領廣漆
器五十事湖三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越各
五十事刑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水晶器一十事
信籐器二十事象一十事籐盤一面循籐箱一枚
惠柳箱一十枚滄銅鑑一十面太青銅鑑二十面

揚火筋五十對 邠剪刀五十枚 邠筆一千管 江寧五百

管宣五 墨三百枚 充潞絳各硯四十枚 寧端各一

十紙四千張 越歙池各一千張 雜色牋五百張 成都

蠟燭九百五十條 鳳翔三百條 階五百條 成鳳晉

花蠟燭一百條 鄧燕脂一十斤 興捷子數珠一十

串象班竹一十枚 雷解玉砂一百五十斤 邢竹五百

什金漆三十斤 台弓弦麻二十斤 坊鰾膠一十斤

通甲香二十七斤 漳惠各一斤 翻一斤 台青一十斤 代

碌一十斤 代珠砂四斤 一兩 沅容各二兩 辰一

雲母二十斤 流一十斤 鐘乳四斤 八兩 韶連各一

竹觴芒消一十斤 峽空青一十兩 梓曾青一十兩

梓禹餘糧一十斤 澤白石英一十二斤 梧二斤

紫石英二十斤 沂一十斤 白石膏一十斤 蘇水銀

三斤二兩 沅辰三兩 兩石膏二十斤 汾磁石一十斤

磁陽起石一十斤 齊長理石五斤 淄礬石一十斤

原石鷲二百枚 永白菊花三十斤 鄧人參三十斤

一十兩 太原潞澤各一十兩 天門冬二十斤 果一十斤

甘草二百六十斤 環一百斤 德順五十斤 原蘭府

白朮一十兩 舒牛膝五十斤 懷柴胡三十斤 麟豐

十斤 車前子一斗 開乾山蕓一十五斤 明細辛一

十斤 華石斛一十二斤 壽一十斤 生石斛四十斤

廬各一十斤 光巴戟一十斤 劔菴藺一十斤 寧芎藭

三十斤秦黃連五十斤施各三十斤茯苓六十斤慶

渭五十斤保防風七十斤齊絳各一斤單十斤五斤單十斤

五味子五十斤中河蛇牀子二十五斤單十斤

杜若一十斤峽葛粉一十斤信栝蒌根一十斤陵

當歸一十斤威麻黃二十五斤開封一十斤知母

一十斤相仙靈脾一十斤沂紫草五十斤名大海藻

一十斤萊高良薑一十五斤朱欽一十斤牡丹皮一

十五斤合渝零陵香二十斤道一十斤縮砂

二斤白白藥子五斤合天雄一斤龍大黃一百斤

磨葶藶子三升曹連翹一十斤黃續隨子三斤井陵

荆芥一十斤寧羌活一十斤威木藥子二百顆施

百顆萬桂心四十斤桂二十斤茯苓三十斤華各

一十斤伏神五斤華酸棗仁三斗關二斗黃蘗五

斤金五加皮一十斤峽杜仲五斤金沉香一十斤

廣詹糖香二斤廣檳榔一千顆瓊枳殼一十五斤

商一十斤枳實一十五斤商一十斤巴豆一斤眉

紅椒三十斤黎買子木二斤渠白膠香五斤金苦

藥子三斤井陵紅花五十斤興栢子仁一十斤陝地

骨皮二十斤獠一十斤胡粉二十斤檀一十斤

龍骨一十斤中河麝四斤一十一兩金十兩均延丹

各五兩襄慶號商照代牛黃九兩密登菜

茂各三兩房析各二兩阿膠七

斤一十四兩鄞六斤濟鹿茸一對成羚羊角一十

斤一十四兩鄞六斤濟鹿茸一對成羚羊角一十

斤一十四兩鄞六斤濟鹿茸一對成羚羊角一十

五對階五對犀角二株衡一株蜜三百四十斤

河南各一百斤鳳興各三十斤白蜜三十斤信蠟四

百四十斤河南各三十斤鳳興各三十斤白蜜三十斤信蠟四

各斤壯礪一十斤菜烏聖魚骨五斤明覆盆二斤

隨華豆一石邠梁米一石孟茶一百一十斤南茶

末一百斤潭茶芽二十斤南德一十斤碧澗茶芽

六百斤江陵龍鳳等茶八百二十斤建鹽花五十斤

解棗一萬一千顆青榛實一石翔漫繫之簡牘以

廣聞知

賓退錄卷第十終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闕之
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敢
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
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
積月彖成此編袞闕逢湍灘之秋束儋赴戍因命
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顧為此戲
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
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
注其名惟事涉
君上則直名之益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昔續記

卷之五十一



